

# 福尔摩斯探案集

〔四〕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英〕柯南道尔著

群众出版社

368 071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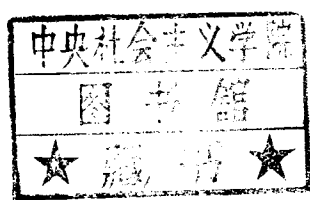
\*200405739\*

# 福尔摩斯探案集

〔四〕

〔英〕柯南道尔著

D286/30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福尔摩斯探案集（四）**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25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

印数：000001—530000册 定价：0.88元

## 目 录

## 归来记

- 空屋…………… ( 3 )  
 诺伍德的建筑师…………… ( 26 )  
 跳舞的人…………… ( 53 )

以上欧阳达译

- 孤身骑车人……………李家云译 ( 81 )  
 修道院公学…………… ( 105 )  
 黑彼得…………… ( 142 )  
 米尔沃顿…………… ( 166 )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 186 )  
 三个大学生…………… ( 210 )  
 金边夹鼻眼镜…………… ( 231 )  
 失踪的中卫…………… ( 256 )  
 格兰其庄园…………… ( 280 )  
 第二块血迹…………… ( 306 )

以上李广成译



# 归 来 记

欧阳达 李广成 等译



## 空 屋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比起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象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歌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虽然不

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象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肯定这件怪事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之不足，更可能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冒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二七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无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嗣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因为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可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向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突然袭来。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不断地打，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份。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



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象这样的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小心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经常当作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起了十小堆，数目多少不一。另外有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象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使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

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必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这儿已经打死了人，还有一颗象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得通的理论，来发现最省力的途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过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这时候我撞在后面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记得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其中一本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必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作为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可是不巧给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讨厌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里。

我多次观察公园路四二七号，但这对弄清楚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作用。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

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完全够不着，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感到迷惑不解，只得折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没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叫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瞧见您走进这所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要是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可没有恶意，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再来五本书您就可以正好把那第二层的空档填满。现在看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回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就隔着书桌站在那儿对我微笑。我站了起来，吃惊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我好像是晕过去了，这是我平生头一回，也是末一回。确实有一片白雾在我眼前打旋。白雾消失了，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伏在我的椅子上，一手拿着随身带

来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很熟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会这样经受不住。”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喊了一声，“真的是你？难道你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

“等一等，”他说，“你现在真觉得有精神来谈这事儿了吗？瞧我这么多此一举的戏剧性的出现给了你多大的刺激。”

“我好了。可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世界上这么多人，单单会是你在我书房中站着。”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袖子，摸着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可是，不管怎样，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样从那可怕的峡谷中逃生的。”

他面对着我坐下来，照老样儿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支烟。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长外套里，剩下看得见的只有那一堆白发和放在桌上的旧书。福尔摩斯显得比以前更加清瘦、机警，但他那张鹰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的颜色，使我看出来他最近一阵子生活不规律。

“我很高兴能伸直腰，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小时把身长去掉一英尺真不是玩笑。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切，我亲爱的老朋友，咱们——如果我可以求你合作的话——面前还有一个晚上的艰险工作。或许最好是这项工作完了以后，我再把全部情况告诉你。”

“我很想知道，更喜欢现在就听到。”

“今天晚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随你说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都行。”

“真的还象过去那样。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点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的便条可完全是真的。当我发觉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怀疑我的末日到了。在他的灰色眼睛中，我觉察到一个无情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在那里，就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便无路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冲过来把我抱住。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只急着对我报复。我们两人在瀑布边上扭成一团。但是我懂点日本式摔跤，过去有好几次都用上了这一手。我从他的两臂中褪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向空中乱抓。尽管他费了很大的气力，仍旧无法保持平衡而掉下去了。我探头见他坠下去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被弹出去，掉进水里。”

我惊奇地听了福尔摩斯边抽烟边作的这段解释。

“可是还有脚印哪！”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一个也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刹那，我忽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再巧不过的机会。我知道不仅是莫里亚蒂一个人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只会由于他们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强烈。他

们都是最危险的人。这三人当中，准有一个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这几个人就会随便行动，很快露面，这样我迟早能消灭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仍在人间。大脑活动起来是那么迅速，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我已经想出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生动描述中，你断言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象岩架的地方。想要一直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想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下脚印也同样不可能。当然，我也可以象在过去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鞋倒穿，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手法。所以，总的看来，最好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叫我高兴的事，华生。瀑布在我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是一点不假，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中冲着我喊叫。好几次当我手没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精湿的岩石缺口中滑下来的时候，我想我完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在那儿我可以很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看见。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极其同情而又毫无效力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就离开那里回旅馆去了，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险遇到此结束了。可是发生了非常突然的事故，使我预感到还有叫我吃惊的事情就要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

去，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蹦起来掉进深渊。我当时还以为这块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过了一会儿，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并非单人行动。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党羽是个多么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他的朋友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况。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得逞的打算。

“我思考这一切并没有耽搁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朝下张望，这是有另一块石头要落下来的预兆。我对准崖下的小道往下爬。我不认为自己当时能满不在乎地爬下去，这比往上爬更难百倍。但是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沿、身体悬空吊起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地一声从我身边落下去。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那条窄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逃之夭夭，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一来包管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洛夫特。我再三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大家认为我死了。你要是不相信我死了，你也一定写不出一篇那么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在这三年中，我几次提笔要给你写信，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谨慎而泄漏秘密。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今天傍晚你碰掉我的书的时候，我只能避开你，因为我的处境很危险，当时

只要你稍露出点惊奇和激动，就可能引人注意我的身份而造成可悲的、无法弥补的结果。至于迈克罗夫特，那是为了得到我需要的钱，我必须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在伦敦，事态的发展并非象我所想得那样顺利，因为在莫里亚蒂匪帮案的审理中，漏掉了两个最危险的成员，使这两个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得以逍遥法外。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所以常以去拉萨跟大喇嘛在一起消磨几天为乐。你也许看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我相信你决想不到你看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又到喀土穆<sup>①</sup>对哈里发<sup>②</sup>作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且把拜访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以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我便准备回来。这时候公园路奇案的消息使我加速行动，不仅因为这件案子的是非曲直吸引了我，而且它似乎给我个人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我立刻回到伦敦贝克街自己家里，竟吓得赫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大发作。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照原样保存着。就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发现自己坐在我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满心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一向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四月里的那天晚上我听见的离奇的故事。要是没有亲眼见到我以为再也见不着的那瘦高的体形和热诚的面容

---

① 苏丹首都。——译者注

② 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领袖的称号。——译者注



来证实的话，这个故事就纯属无稽之谈。我不清楚他是怎样知道了我居丧的消息，以动作代替言辞表示了他的慰问。

“工作是对悲伤最有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如果咱们能成功地结束它，就不枉活在世上。”我求他讲详细些，但是不管用。“天亮前够你听和看的，”他回答说，“咱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但只能谈到九点半，就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真象过去那样，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口袋里装着手枪，心里充满了历险的激动。福尔摩斯冷静镇定，一言不发。街灯的亮光忽明忽暗地照在他严峻的脸上，只见他皱眉沉思，嘴唇紧闭。我不知道我们将在伦敦这罪犯充斥的黑暗的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个狩猎能手的神态来看，我完全相信这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般的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讥讽的微笑，预示着我们搜寻的对象凶多吉少。

我本来猜想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就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叫马车停下来。我看见他下车时向左右探望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极其细心地看清楚后面有没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异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有把握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出现在一条小路上，两旁都是一些阴暗的老房子。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到了曼彻斯特街，然后到了布兰福特街。在这里他立刻拐进一条窄道，又穿过一扇木栅栏门进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了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以后，他把门关上了。